

專訪仁醫修行者

廖彥晞居士

● 本刊編輯室

編按：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下午，慧炬同仁來到台北市光復北路，採訪從事牙醫工作的廖彥晞居士。按下門鈴，開門熱情迎接的即是廖居士本人與他的同修永明師姐，以及念小學的兒子桑傑。走進客廳，映入眼簾的是典雅的裝潢與簡約的擺設；因為廖居士的家位於十三樓，從窗戶往外遙望，能將一片遼闊的台北街景盡收眼底，不禁令人感覺胸襟也跟著開闊了起來。隨後廖居士引領筆者至佛堂，準備接受採訪，貼心的永明師姐還沏了壺好茶招待。於是我們就浸染在悠悠茶味飄散的馨香中，一面啜嚙茶飲的溫潤回甘，一面傾談廖居士從佛法中攫獲的生命智慧。

問：您是在什麼因緣之下，成為一個佛教徒的？

答：接觸佛法是在大學的時候，其實家裡是一般的民間信仰，平時會到寺廟拜拜，供奉觀音、媽祖的佛像。就讀幼稚園的時候，唸的是基督教幼稚園，當時年紀還很小，沒有特別的認知，對上帝、天主也沒有特別的概念和偏好，反而接觸民間寺廟的機會比較多，常聽長輩提起觀音、佛祖的名字，就會好奇大人們在談的是什麼。一般說神仙感覺是神，但是長輩口中的佛祖感覺跟神又不太一樣，所以直到讀大學的時候，就參加佛學社團，想了解佛祖是什麼，就在這樣的因緣之下慢慢接觸佛法。

在佛學社一開始先聽「佛學十四講表」，漸漸對佛教有一定的概念。到了暑假期間，寺廟會舉辦一些活動，最早是參加齋戒學會，之後就會有一些皈依會的消息，就因為這樣皈依了佛法，漸漸比較深入了解佛教是什麼。出家法師方面，我最初是接觸懺雲法師，民國六十六年則參加聖嚴法師的禪七，到了六十八年卡盧仁波切到台灣傳法，那時就接受仁波切的四臂觀音灌頂。卡盧仁波切算是台灣當時比較廣為



人知的藏傳佛教上師。在接受灌頂之前，我那時候累積一、兩年顯教的佛法基礎。之所以對密教好奇，是因為知道漢傳佛教有八大宗派，各個宗派都有涉獵一點點，唯獨密宗這部分沒有，看書也看不太懂，那時候的書籍都是對唐密或日本密宗的描述，可是都講得不是很清楚。既然密宗是八大宗之一，為什麼都沒有人提，書上都講得含含糊糊的，所以就想對密宗多了解一些，畢竟這也是佛法中的一大支派。因此接受過卡盧仁波切灌頂之後，就覺得應該將接受的法教實修。

當時在中華佛教居士會，會有喇嘛講解儀軌，但還是一知半解，真正的意涵還是不懂，之後陸陸續續也會去聽開示。那時候上師來台灣開示需要透過翻譯，甚至要三層的轉譯，先將藏語翻成英語，再由英語翻譯成漢語，所以兩個小時講不到什麼東西，而且萬一講錯了我們也不知道。有問題提問透過翻譯時，多半是答非所問，沒辦法抓到我們想問的重點，雖然仁波切學養都很好，但沒辦法溝通，就會覺得很可惜。即便如此，因為對佛法、對上師有信心，那時候一年都會去參加一次灌頂。

問：您的父母都是民間信仰，在您接觸佛法之後，回到家會不會和長輩分享佛法的智慧啟示？

答：我在大學時代參加佛學社團時，父母就有點擔心自己會不會跑去出家，他們雖然沒有明說，但偶而還是會透露出擔心的表情。以前到寺廟參加法會活動，會跟他們說是到寺院休息走走，完全不敢講在那裡做什麼事情。後來結婚生子後，父母就沒有這方面的顧慮，偶而跟他們分享佛法也不會很直接，尤其對親屬之間的關係，僅僅說說一般的觀念，只是告訴他們對於世間的情感不要太執著。

問：您提到爸媽信的是民間信仰，關於貼符咒、喝符水這些長輩認為很

好的東西，如果希望您能照著做，會不會引起您的反彈？

答：小的時候父母為了照顧我們，希望我們平安成長，也讓孩子吃過很多香灰，長大了就沒有再要求這些事情。偶而會叫我們拿衣服到恩主公那邊祭改，因為知道這是父母的善意，所以我也會照做。

問：有人說，親人最難度化，您覺得真是如此嗎？

答：親人是不是最難度化，這因人而異。有些父母的信仰比較傾向於佛法，一般民間信仰轉信佛法也不困難，畢竟佛祖也是他們信仰的對象，除非跟他們提到放棄世俗的一切去出家。

因為我們自小到大受世俗價值觀的成見影響，已經根深蒂固，要改變成見不僅對親人來說很困難，對一般人而言也很困難。為什麼說親人最難度化，是因為我們都急著想度化親人，才會覺得親人難度化！事實上，若是和陌生人宣講佛法，要讓他們接受也是不容易，就連我們自己的十個朋友裡面，也不一定找得出一、二個能接受佛法的薰陶。會認為親人之所以難度化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，是因為親人對我們的執著比較深，如果我們有比較明顯的出離的想法，會引起他們的擔憂。

問：您和同修有相同的信仰嗎？一起上班的同事會不會對您的信仰有意見？

答：我同修是外省人，原本不拜佛，也不拜菩薩，結婚後我也沒有要求她學佛，但她知道我是佛教徒，偶而也會想考驗我，向我挑戰。以前她會覺得佛教徒常常講得含含糊糊的，說這樣也可以，那樣也可以，好像沒有一個標準，後來我帶她到農禪寺聽經，她覺得聽了經之後很歡喜，就這樣慢慢接觸佛法。另外，雖然我是個佛教徒，但並不會特別高調，家中頂多擺個佛像，早晚三拜而已，也沒有吃素，我的同事甚至不知道我學佛。



問：您和同修在教育孩子的時候，會不會給他們比較多的佛法薰陶？這對他們的人格發展有沒有特別的幫助？

答：在孩子小的時候，當然也希望小孩能夠接觸佛法，所以會讓他們背誦《心經》、〈大悲咒〉等。只是孩子年紀還小時，還可以要求，長大了以後，他們會有自己的主見，就不能夠勉強。這個問題跟親人難不難度化一樣，我們覺得很好的東西，可以希望小朋友能夠接觸，但是最後接不接受的決定權在他們身上。每個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，大人可以給予他們適當的教養，但沒辦法左右他們。雖然我會在孩子小時候分享一些佛法的觀念給他們，現在他們長大了，究竟有沒有從佛法中得到好處，我也不敢肯定，但至少他們不排斥佛法。只是如果要強迫他們參加宗教儀式，這確定是勉強不來的。

問：當您與同修對教育小孩抱持不同的意見時，通常都是怎麼溝通的？佛法會成為溝通的助緣，還是障礙？

答：教育小孩抱持不同意見時，我們只能用世間教育來談，因為世間事情要用世間法來解決，並且替孩子分析情況的優缺點。分析優缺點是從我們主觀的立場來判斷，但是小孩子也有他們自己的主張，我們只能提供所有好壞面向的分析讓他抉擇，最後的選擇權我都會交給小孩子來決定，這同時也是訓練小孩子承擔自己的決定，沒有絕對好，或是絕對不好的事。通常小孩子有他們自己的意見，但不一定都是正確的，所以在這方面的互動，就得彼此互相切磋讓步，偶而要讓他們一些，但有時候也要勉強；過分勉強也不是太好，總之要適度。小孩的資質各有不同，做父母的只能從旁協助他們找到適合的選擇，但最後到底合不合適也未必如此。

問：如果您的孩子長大後受到其他宗教的感召，因而改變信仰，甚至也

願意成為神職人員，您會如何處理嗎？

答：孩子信仰什麼宗教，跟選擇什麼職業，我們的態度都是一樣的，選擇什麼就要自己負責，想好自己要過什麼生活，小孩長大了由他們自己決定，關於信仰方面，做父母的不會過分干涉。

問：台灣有一句俗語說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」也有人說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成為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或神父、修女，那人類就要滅亡了，您對此有何看法？

答：那是古時候的觀念，尤其是佛教徒更不會有這樣的觀念，以前的傳宗接代講白一點，就是祖先往生後能有子孫可以捧牌位，或有人祭祀，以佛教徒的輪迴觀點來說，那是沒有意義的。工業時代以後的人也比較沒時間去做祭祀的儀式，所以現代人對這個應該可以看得比較開。

第二個問題當然是個假設，但如果真的如此，以生物學的立場來講，人慢慢會演化成不需要結婚，不需要繁殖就可以產生後代，在自然界裡就本來就有這樣的生物，牠們在演化過程中，不需要經過精卵的結合，就可以產生後代。一旦沒有雄性、雌性交配的需求，生物自己就會演化出另一種生殖模式，產生另外一種生命的形式，例如公的動物就會進化成母的，生命自然有它的生存之道，甚至有一些無性生殖的情形。以佛教立場來講，投生極樂世界就沒有依照精卵的和合，而是以蓮花化生的形式出生。

問：對於那些想要出家，或是希望成為神職人員，卻受到無神論，或是信仰其他宗教的父母親阻礙的人，您會怎麼建議他們跟爸媽溝通，怎麼走未來的路？

答：這沒有一定的答案，因為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，需要突破的問題點也不同。假如這個父母是可以溝通的，當然需要儘量溝通，分享



自己的生命目標，與要求選擇生活形式的權利。如果父母沒辦法溝通，雖然人格成熟的我們有選擇權，但就算想出家或當神父的意願很強烈，也是需要彼此尊重。

問：如果家裡長輩年紀大了，自己卻想出家，該怎麼辦？

答：如果家裡的父母親需要人照顧，而自己覺得照顧好父母親比較安心，那就留下來照顧；如果覺得沒有能力照顧他們，反而是走神職的路線更能發揮大愛，那就照自己選擇的路前進。剛提的問題，主要在於說明父母是孩子的責任，但是以現在的社會來講，父母不應該成為孩子的責任，老年人是整個社會的責任，而不是孩子的責任，這個觀念是現代人需要改進的。有人認為孩子是父母的財產，父母是孩子的責任，但孩子不是我們的財產，做父母當然有責任教養他們到成年，成年之後，孩子就會變成社會的一分子，他要為這個社會服務，並從中獲得維持生活的報酬。這時的孩子就已經是個完全獨立的個體，而不是專屬於父母的私有財產，所以父母沒有權力干涉。西方國家的小孩到了十八歲之後就要獨立，要自己打工賺取學費，父母就不再負責他們所有的開支。乃至於小孩去做壞事情，那也是小孩本身應負的責任，要自己去承擔。

新聞曾報導有一對七、八十歲父母親，小孩都已經四、五十歲了，仍然殺人犯法，連累自己的父母，而這對父母卻還要為這個事情受旁人指責，這是不應該的。這個孩子已經這麼大年紀，父母哪能夠管得動他們什麼，所以說這是社會的責任，不是父母的責任，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父母的身上。成年之後，小孩的所作所為應該要自己負責任，父母哪有辦法強迫，就像現在的家庭教育，能夠管到十二歲就已經不錯了，青少年之後的叛逆時期，怎麼管得動他呢？反而電視媒體、社會應該擔負起這時的教育。父母年紀要是大了，

社會也要負起照顧的責任，因為福利社會的觀念，理應由社會奉養父母，而不是要小孩子負責。現在的趨勢是少子化，理論上一個小孩要照顧四個老人，這樣對老年人不周到，對小孩子也不好，所以要從整個社會的結構，或觀念方面去解放，這樣對大家才有幫助。

問：這樣會不會變成小孩長大之後，對父母的孝養就不聞不問？

答：現在的社會結構，子女將來長大以後，他們的工作壓力會越來越大，想要去奉養老年人幾乎是不可能，所以這個問題要從社會福利著手，包括老年人他要能夠自給自足，而不必依賴小孩子，整個社會福利要做好，子女能不能奉養老人，不該是他們的責任。譬如現在三、四十歲的成年人，每個月的收入只能賺一點基本開銷，一方面要養孩子，一方面又要照顧長輩，這樣的壓力太大。政府如果能多著重社會福利，對大家的生活會比較好，父母也不會埋怨小孩子不來奉養，子女也不會因為忙得焦頭爛額，還要照顧父母。

問：您個人認為什麼是教育孩子時最重要的原則？

答：先是觀察他的性向，以及他的發展興趣在哪裡。孩子在每個成長階段喜歡的都不同，兩、三歲時和四、五歲時想學的東西，會一直都在改變，必須在不同的時期調整他們的需求。以我教養小朋友的經驗來說，我對孩子並沒有從小要他做什麼，因為小孩子在成長階段的嗜好，三個月、半年內都會變一次。譬如有時對飛機很有興趣，有時候對鯨魚很有興趣，有時候對樂高很有興趣，有時候對摺紙很有興趣，現在則對槍砲很有興趣。教育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，父母不是教育學家，只要在跟孩子接觸的時候，適時給予引導就好。

問：如果要您給孩子一句話，當做他的人生座右銘，您會選擇什麼格言



或法語？為什麼？

答：小孩子的座右銘應該要他們自己去找。但如果以佛教徒的立場來講，就是「諸惡莫做、眾善奉行、自淨其意、是諸佛教」，因為這包括了佛法所有的部分，勸人不要做壞事，有能力就要多做點好事。

問：時下青少年問題事件很多，假如你的小孩子成為霸凌者，或是受害者，您會怎麼處理？

答：會先了解他的態度有什麼缺失，在學校被欺負的同學，會有某一部分的特質，譬如有些人比較白目，會惹人家討厭而來打他。如果是這樣子的話，就要規勸他改掉這方面的個性缺失，如果不能改的話，那就要設法脫離那個環境。小孩子個別差異性很大，第一個要檢討他是不是在個性上面出問題，一個人的成功失敗，常常跟他的個性有關係。佛教講業力，事實上這個業力包含一個人的個性和價值觀，以及他的作為所導致的結果。如果我的孩子是霸凌者，我會了解他是不是對別人不尊重，以及產生偏激的原因是什麼。我小時候也有跟人家打架過，小孩子之間的爭執是難免的，沒有人天生喜歡欺負人，或被別人欺負，如果是習慣性的霸凌，就要檢討改進

問：現代的父母因為工作忙碌，以致給子女的家庭教育越來越少，很多小朋友闖禍後家長都不知情，這應該怎麼辦？

答：這個時代網路資訊很發達，小孩從網路上面得到很多錯誤的訊息，家長也很難防堵，這方面不能怪家長。社會教育需要媒體及政府共同承擔，媒體及政府是這個社會的龍頭，他們的引導會影響這個社會價值觀的判斷。

問：您對小孩子看電視有什麼看法？

答：公共電視算是一個比較好的電視台，其他最好少給小孩子看。

問：在台灣，爸媽可能會以《三字經》、《唐詩》三百首等中國古典文學的古書，讓孩子背誦，從小耳濡目染；以身為佛教徒的您來說，通常都是拿什麼讀物，來當孩子童年閱讀的啟蒙？

答：我不會特別規定他們要看哪些讀物。對小朋友學佛法，我沒有特別去注意，如果孩子對佛法有興趣，可以讓他讀一些經典。佛教界還沒有對小孩子開發一些教育的教材，我想這是對佛教教育有興趣的人，值得去開發思考的地方。在西藏，從小就進去寺廟的小喇嘛們，也是都用背誦的方法學習，長大之後會不會繼續走這一條修行的路也未必。每個人對佛法的領受不同，但這也要等長大之後才知道自己以前在做什麼，以及未來想做什麼。像以前考八股文的時代，從小就要背四書五經，背的時候不知道意思，長大了要寫文章時就用得上。

問：請您以過來人的身份，給未來將要為人父母的慧炬讀者，一些教養孩子的建言。

答：第一是要清楚子女不是爸媽的財產，子女是藉著我們的因緣，暫時來投胎而已，他是個獨立的個體。以現今的時代來說，因為大多數父母親都需要同時工作養家的關係，從現在至以後的趨勢，養育孩子的責任，會是以社會教育占大部分，家庭教育則會越來越少，因為爸媽沒有太多時間陪伴孩子，可是目前社會將責任推給家庭越來越多。總之，父母要盡力引導小朋友走向健康快樂的人生方向，至於孩子願不願意接受這樣引導，那就勉強不來了。小孩子是社會的，不是個人的，我們要抱持著替社會培養這個小孩子的想法，希望他們將來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，做個有用的人，而不應該將孩子綁在身邊。

受訪者自述

看到這個標題有點心虛。畢竟我不是仁醫。更不是修行者。從小



的志向是當老師。却陰錯陽差隨著聯考分發走向牙醫之路。盡本分的學習好該具備的技能。提供有牙齒疾患者適當的解除治療而獲得適當的報酬，滿足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。因此並沒有特別的仁慈善行。只是一個普通的牙醫稱不上仁醫。至於修行者更不敢當。整天忙於世俗雜務。能修行的時間有限。扣除睡眠。每月能有十分之一的時間用在修行上就偷笑。只能算是一個普通的佛教徒。自己仍貪戀世間欲樂，只有偶爾升起出離心。對眾生的痛苦仍漠不關心。更談不上具備菩提心。對於空性也只是概念上模糊的知見。依照宗薩欽哲仁波切的觀點。頂多只能算是近似的佛教徒。只希望此文對某些因父母小孩等親人過度執著引起困惱者有些幫助。也不會浪費護持功德主的資糧及工作人員的苦心。🕉

彥晞

| 快樂人生講座 |

清心與自在

「清心」就是把貪婪和野心放下，把成見和刻板的觀念洗滌乾淨，讓自己能清醒的思考，看清生活的本質，活得歡喜充實。

「自在」就是透過自心的淨化，看清自己的本質，了解自己、接納自己，依自己的因緣和環境去實現人生。本講座將教大家如何活得「清心」又「自在」，以實現幸福美滿的人生。

100年7月3日(星期日)

下午2時30分

主講人：鄭石岩 教授
(諮商心理學家)

地點：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廳地下一樓會議廳
(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)

主辦單位：台南市立文化中心·中華慧炬佛學會南區分會
聯絡電話：06-2881677

[預告]

100年8月27日 林朝成教授主講
「全球氣候變遷與佛教環境思想」